

燕垒生「天地人」三部曲之

三 海啸之卷

# 地火明夷

风雷 海地云山天

燕垒生◎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燕垒生『天地人』三部曲之

地火明夷

三 海啸之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燕垒生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火明夷. 3 / 燕垒生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12

ISBN 978-7-5502-2477-3

I. ①地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0808号

地火明夷. 3

作 者: 燕垒生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封面设计: 宋晓亮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92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9印张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477-3

定价: 33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# 地火明夷

#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/ 险死还生  |
| 019 | 第二章 / 酒中豪杰  |
| 037 | 第三章 / 瞒天过海  |
| 055 | 第四章 / 最后关头  |
| 073 | 第五章 / 俯仰之间  |
| 091 | 第六章 / 自立门户  |
| 109 | 第七章 / 一触即发  |
| 127 | 第八章 / 杀机四伏  |
| 145 | 第九章 / 再造共和  |
| 163 | 第十章 / 风暴将至  |
| 181 | 第十一章 / 磨刀霍霍 |
| 199 | 第十二章 / 碧波红血 |
| 217 | 第十三章 / 知波知己 |
| 235 | 第十四章 / 决死冲阵 |
| 253 | 第十五章 / 燃海之火 |
| 271 | 第十六章 / 血染朝阳 |

三月初三，是踏青节。这一天共和国各部全都放假一天，让人们沐浴更衣，踏青扫墓。

可是影忍南天官南斗却不能休息。他从下午便来求见大统制，但在荷香阁外的小厅里等候半天，大统制仍然未归，他心中越来越焦躁不安。影忍南北两部，北斗失陷于西原，现在自己临时担当两部天官之职，一时间已有些手足无措。偏生在要向大统制汇报紧急情况的时候，大统制又长时间不接见自己，让他更加不安。

自他晓事以来，向来将大统制视若神祇，大统制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大统制的每一个举措都无比正确。每当自己有要事禀报，大统制也立刻让自己谒见，可这一次，自己已经等了大半晌，大统制居然还没回荷香阁。决断力过人的大统制，难道也会因为什么事而举棋不定？

南斗不敢再往下想。一定是自己来得不是时候，大统制是不可能顾此失彼的。

天渐渐暗下来了。正当南斗觉得今天大统制恐怕不可能再见自己时，有个人出现在小厅门口。

“南斗大人。”

他是大统制的文书伍继周。南斗连忙站起身，道：“在。”

“大统制有请。”

虽然这只是一句套话，但南斗还是一阵激动。高高在上的大统制，每次接见自己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都让伍继周用个“请”字，当真是礼贤下士。他连忙走过去，刚到伍继周跟前，却是一怔。眼前的伍继周脸色非常不好看，身为大统制的文书，他一向精力充沛，但现在的伍继周面色苍白，仿佛三天没睡一样。只是南斗向来不是个多嘴的人，也不多说一句，跟着伍继周走到荷香阁前。

到了门前，伍继周沉声道：“大统制，南斗大人到。”

“让他进来吧。”

伍继周轻轻推门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伍继周示意南斗走进去。南斗一走进荷香阁，门又“咔嚓”一声关上了。

“南斗。”

南斗下意识地伏在地上。共和国早已废除了叩拜礼，唯一的例外便是影忍。影忍内部，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见南北天官要行叩拜礼，两部天官面见大统制同样行叩拜礼。南斗行了一礼，大统制才说：“起来吧，坐下。”

南斗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，不敢抬头去看大统制。他正准备开口，大统制已将一张纸推了过来：“看一下这名单，记住。”

纸上写着六七个人名字，打头的是吏部司司长顾清随，接下来几个也都是各部的高官。南斗的记忆力极好，过目不忘，看了一遍，又默念了一遍，道：“记住了，大统制。”

“这几人要严密监视，一旦这些人私下密议，便立刻前来汇报。”

这些人要有异动？南斗心里飞快地转着。但他已经习惯了多做少想，只是低声道：“遵命。”

纸片又收了回去，南斗马上闻到一股焦味，定是大统制将这纸片在灯上烧了。他正待开口，忽然听得大统制又道：“一旦这几人联络他人，你也要立刻向我汇报。”

南斗不由怔了怔。顾清随本身是吏部司最高长官，是共和国排名前十位的高官，加上现在暂领国务卿事，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第二号人物。这个人如果也不再可信，岂不是动摇了共和国的根本？他虽然一向告诫自己不要多想，只要按大统制的话去做便可，但此时已由不得自己不想了。

“你要见我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大统制突然又问了一句。南斗连忙站起来道：“禀大统制，天机前天例行检查，一直未来汇报。”

天机是南斗手下负责监视的人。因为他监视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人，所以难免有点应付了事。毕竟，每十天报上一份几乎一模一样的报告，连南斗都看得有点烦了。本来前天应该是天机汇报的日子，但他没有出现。南斗开始还觉得可能是天机一时延误，本来这也是失职，但南斗觉得大家同事一场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若是为这点小事向大统制禀报实在有点没事找事，因此没去注意。谁知到了昨天，天机仍未出现，南斗才觉得不妙，立刻向本部诸人查探。但影忍本来就是个秘密机构，各人做各人的事，相互之间极少联系，竟没人知道天机在哪里。等南斗派人四处查探，发现天机竟如同蒸发一般无影无踪，才明白出事了。现在来禀报，已经晚了两天，他担心大统制会震怒。谁知大统制听了后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再去找，找到后严罚。”

南斗松了口气。本来他觉得自己恐怕难逃失职之过，没想到大统制只是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便发落了。他正待告辞，忽听得大统制又道：“此人监视的是哪几个人？”

南斗道：“是魏上将军、前金枪班程班长、前礼部俞副司长、莫次帅家属……”南斗六星每个人要监视的少则六七个，多则十来个，加起来足有四五十人，何况天机监视的尽是已致仕的官员，有几个多年不曾在公众前露面了。南斗虽有过目不忘之能，要想起这些来也不甚易。报了六个，突然想起来了，道：“对了，还有郑国务卿。”

这最后一句话仿佛一根尖刺，一下刺在了大统制心底。尽管他的涵养已到了山崩地裂于前而不变色，仍是差点站起来。

一定是他！

大统制的心里突然有些苦涩。郑昭。对这个身怀秘术的人，大统制从来不曾掉以轻心过，但两人因远征之事决裂，他又因为此事无暇顾及，现在一定有变故了！

一想到这里，大统制心里升起从未有过的危机感。郑昭是一个极为得力的助手，但一旦反目，就是最为可怕的敌人，因为天底下再没有旁人比这个人了解自

己更多。他忽地站了起来，喝道：“立即召集人手，去郑昭府查探！”

南斗半晌不曾听得大统制的声音，正不知大统制在想些什么，忽然听得大统制站了起来，他吃了一惊，本能地抬起头道：“是。”

大统制沉吟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如果雾云城没有踪影，你带一队人即刻南下，责令去东阳城的沿途驿站加紧盘查过往人等。凡是渡江南下之人，都要加意盘查。”

南斗的心一下沉了下去。他有点惴惴地道：“查郑国务卿吗？”

大统制缓缓点了点头：“正是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，“另外，你们查探之时，万万不可落单。郑昭……”大统制似乎有点欲言又止的意思，想了想又道，“此人有妖术在身，能控制旁人心智。若见同伴举止有异，立即格杀勿论。”

对于最后这四个字，南斗感觉难以置信，他破天荒地抬头，反问了一句：“格杀勿论？”

大统制脸上已蒙上了一层黑影。他缓缓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去吧，不能再延误时机了。”

南斗一走，大统制颓然坐倒在椅子上。

郑昭。郑昭。他默默念叨着这个名字，每念一遍，心底的怒火就升得更高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郑昭肯定早已恢复知觉了。此人吃了一次大亏，却也知晓了自己的大秘密，竟然隐忍至此，实在可惊可怖。只是，他到底是从哪里得到风声的？

大统制不禁有些迷惘。

让他有点手足无措的是，前几天议府居然以顾清随为首，几个司的司长联名向议府提出了对大统制的不信任案。顾清随暂领国务卿以来，因为能力不及郑昭，他忙得焦头烂额，叫苦不迭。远征军失败的消息一传来，顾清随险些瘫倒在地。毕竟，出动这样一支庞大的远征军，兵员的调度，给养的保证，以及种种善后事宜，让他疲于应付。而远征失败，要解决留下的烂摊子已超出了顾清随的能力。一旦民怨沸腾，顾清随很有可能被当成罪魁祸首，推出去顶罪，以平民愤。也许，顾清随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前景，才铤而走险的吧。

议府当然有权提交不信任案，这是共和国的国法所规定的。只是在大统制看来，在自己当政期间，这条法律形同虚设。因为举国上下都视大统制为神明，连



自己不小心用错了一个词，都会让文校专门发文说这种用法是正确的。要说有人会否定大统制的政绩，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举动。只是，这个不可思议的举动当真发生了。顾清随自是明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，附和他的那些人却是都得了失心疯不成？

一定是有人指使！当时大统制便这样想。原先在共和国里有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，充其量只有三个人。但一个已经人头落地，另一个一年来一直人事不知，无异于行尸走肉，因此大统制最关注的是最后一个。不过，眼下看来，顾清随背后的其实是郑昭才对。郑昭一定想要南逃，所以才让顾清随上书来绊着自己。

郑昭，我一念之慈，没有把你杀掉，结果却是如此。大统制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，以至于指节处都变得发白。尽管他早就有这样一个信念：凡事若不做绝，则不如不做。只是对于丁亨利和郑昭这两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朋友的左膀右臂，却一直无法做绝。事到如今，大统制觉得自己终于彻底放下了一切。

他冷冷地看向南墙。尽管那儿只是一面挂着字画的墙，但大统制的视线仿佛透过墙壁，直达远方。

就在大统制往南边看来的那一刻，坐在车中的郑昭忽地打了个寒战。郑夫人也觉察到了丈夫的异样，掖了掖郑昭的外套，小声道：“冷吗？”

郑昭摇了摇头。尽管春寒料峭，但他身上穿得不少，照理不该觉得冷。只是，这一阵莫名的寒意来得如此突然，简直有种妖异之感。他撩起车帘往外看了看，也小声道：“行了，我去替替司楚。”

他们一家三人逃出雾云城，已是第三日。郑昭警觉之极，这三日里已变换数次。首先三人分头而行，然后他去车市买了辆旧车，再与夫人和郑司楚两人碰头。当年郑昭还是五羊城三士中的说士时，走南闯北惯了，本来就是追寻踪迹的大行家，自信如此行事，就算大统制派人来追杀，也定然无法追踪下去。

他拉开大车的前窗，小声道：“司楚。”郑司楚正在赶车，听得父亲的声音，回头道：“父亲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来替你一阵。”

郑司楚道：“我还不累，父亲，你歇着吧。”

郑昭看了他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快至于意镇了，你这样子会让人起疑心的。”

于意镇是雾云城南下路上的一个大镇，距东阳城只有两百多里。郑司楚已换

了套旧衣服，但那股英锐之气却遮掩不住，的确不太像一个寻常车夫。路上过往行人不多，但到了那些大镇子上，便很难不让人注目。郑司楚心想也是，便不再推辞，带住马停下车，和父亲换了个位置，自己进车厢里歇息。

一坐在赶车的位置上，郑昭又扫视了周围一眼。车是买的旧车，他的骑术甚精，赶起车来也比郑司楚更熟练，而且他脸上的面具亦不曾除去，配上一身旧衣服，十足是个风尘仆仆的车夫。

大车在路上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天快暗下来时，已到了于意镇。他们找了家客栈住下，让马匹也歇息一下。因为对外宣称是母子外出，郑昭则是雇的车夫，所以郑司楚与郑夫人一间客房，郑昭则睡楼下的大通铺。郑昭心细如发，吃饭时亦自己坐在下面扒了两碗，十足就是个车夫模样，没露丝毫破绽。

吃完饭，郑昭在大通铺上躺下来。睡大通铺的都是些脚夫之类的人，幸好天不算热，还没什么汗臭。饶是如此，郑昭仍然觉得身上痒痒，不是个滋味。从雾云城一路南下，路上毫无波折，顺利得出奇。但郑昭知道，顺利只是暂时的，最难的便是渡江。要在路上拦截自己，几乎不可能，大统制一定也想到了此点，所以与其在沿途分散力量，不如就在东阳城严防渡江之人。这一路上，郑昭一直在思忖如何渡江，可是总想不出有什么万全之策。也许，仍然只能化整为零，分头渡江？想来也唯有此策最有把握。

正在想着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哗。他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却见几个身着卫戍制服的人站在门口，边上有个脚夫模样的汉子从床上爬起来，嘴里嘟嘟囔囔地道：“又要查铺了，真是要命。”郑昭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老哥，这几天老在查吗？”

那汉子只怕常在路上走，一脸的不高兴，道：“可不是嘛。听说逃了几个杀人重犯，我这几天投宿过三回客栈，就被查了三回。”

那几个卫戍已一个个查了过来，也许因为天天如此，所以他们查看得并不认真，到郑昭跟前，也只是随意看了看便过去了。但查到边上一个年轻人时，其中一个卫戍忽然从怀里摸出一本小册，翻开来对了。郑昭眼尖，扫了一眼那人拿的像册，心里不禁一沉。

像册上，左边那个老者正是自己，另一个便是郑司楚。

一定是大统制手下的南北天官出动了！郑昭只觉眼前一阵晕眩。大统制的手

下动作竟然如此之快！自己刚到，像册居然比自己更先到。好在大统制千算万算，终究算不到自己有人皮面具，可是夫人和司楚却仍是原先的样貌，究竟该怎么办？

那卫戍打量了一阵这年轻人，觉得此人不像是郑司楚，哼了一声，正待转过去，另一边铺上有个人突然翻身下榻，猛地向门外冲去。这人跑得如此突然，边上另一个人愕然道：“老五，你怎么了？”想必是他同伴，却不知他为什么突然要逃走。那几个卫戍立时拔刀追了过去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可是这人却似不顾一切，连衣服都没穿整齐，就夺门而出。

这变故实在太过突然，旁人全都惊呆了。两个卫戍追了出去，那拿像册的却不追，拔刀指着方才喊叫的那人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干什么的？”

那个人已吓得呆了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我……我姓李，那是我五弟，我们是给人赶货的。我们……我们都是好人啊！”

那卫戍喝道：“好人跑什么！”说着手上已掏出一根法绳，一把扣住了那人的手腕。那人叫屈道：“我也不知老五跑什么，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，不是坏人呐！”

这一通混乱，郑夫人与郑司楚在楼上亦听到了。郑司楚侧耳听了听，小声道：“母亲，我去看看。”郑夫人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小声道：“司楚，小心点。”

郑司楚点了点头，转身到门边，先听了听，又拉开一条缝，见楼下人头攒动，挤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几个卫戍拉着一个大呼小叫的人出门。这时一个店伙计走过来，司楚叫住他问道：“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那店伙计苦着脸道：“卫戍铺来抓人，没想到是李家兄弟犯了事，倒霉。客官，你们好生歇息，不干你们事。”那李家兄弟住这店不止一回，他也不知道那两人底细，没想到偏生是这两人出了事。而住店客人出事，开店的当然也脱不了干系，实在是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。

郑司楚暗自松了口气。方才他还以为是父亲被查出来了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但听得抓的是不相干的人，这才如释重负。

看来，是上天在眷顾自己。

他看着几个卫戍拉那人出去，这时客栈重又关上了门，看热闹的也各回房中

歇息。不过，因为出了这事，住客有了谈资，纷纷谈论。有个多嘴的大嗓门一边咂嘴，一边摇头道：“想不到李家兄弟暗地里在做不公不法的事，当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”边上有个人打抱不平道：“老鸱，什么事还不知道呢，你别乱说，李家兄弟一向本分。”那人道：“好人跑什么？一定是背地里做了亏心事！”人群中，郑司楚看见父亲也夹在里面。他见父亲连看都不看自己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忖道：“父亲当真镇定。”

大统制到底为什么要对自己一家不利，郑司楚实在想不出来。也许，父亲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？他想起了丁帅。位居共和国军人之首的丁帅，一样要出逃，是不是也知道了什么大统制无法容忍的事？

一瞬间，郑司楚觉得这世界仿佛沉入一片浓厚的迷雾中，浓得什么都看不清。现在去问父亲，他一定不会说。如果到了五羊城，也许他会说吧。

他回到房里，掩上了门，又不禁向北边望了一眼。

再见了……也许是永别，过去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郑昭便已挂好马匹，将大车赶出来了。买了点糕饼当干粮，一家人重又上路。赶路的人行色匆匆，倒也并不奇怪。

上了车，仍是郑昭赶车。待出了于意镇，郑司楚满腹狐疑再也忍不住，拉开前窗，小声道：“父亲。”

郑昭坐在前面驾着车，也不回头，只是道：“你先歇着吧。明天就能到东阳城了。”

到了东阳城，就该设法渡江了。郑司楚知道父亲正在想着如何过江，但他实在忍不下去，道：“父亲，大统制为什么要对您下手？”

郑昭手中的鞭子颤了颤，回过头道：“司楚，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。”

现在确实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但郑司楚仍然道：“父亲，您醒来的时候，说您昏过去都是因为大统制。那时您是被大统制下毒了？”

这个问题郑司楚一直想问，但一说出口，换来的却是郑昭的沉默。半晌，才听郑昭道：“司楚，到时我会告诉你的。现在你只须记住……”他还没说出要郑司楚记住什么，忽然急道，“小心，有人追来了！”

郑司楚虽然在车中，但侧耳倾听，也听得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。这条路是去东阳城的大路，平时过往人不算少。虽然这一段路上没人，但只怕从来没人会在

大路上疾驰。他道：“是追我们的？”

“静观其变。”

郑昭说得很沉稳，只是心中也觉得不妙。昨天，他用摄心术控制住了那李家老五，让其夺门而出，将卫戍引了出去。然而那只是权宜之计，当卫戍拷问明白李家兄弟全然无关时，假如有多智之人，当能明白客栈中旁人定然可疑。因此昨晚他一夜都没睡好，担心什么时候又会有人找上门来。侥幸之幸，昨晚不再有人来，但现在终究还是赶上来了。他道：“司楚，你和你妈准备好武器，万不得已，我们就得动手。”顿了顿，郑昭又小声道，“到时手下不要留情！”

郑夫人虽是女子，却也曾为将，武功不差，相比较而言，郑昭倒是武力最弱的一个。郑司楚不再说话，从车座下取出两柄短剑，交给母亲一把。此时远远地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前面的车子，站住了！”

郑昭停住了车。片刻，便听马蹄声如疾风骤雨，已到跟前。一到车边，马匹立时停住，郑司楚在车中听得清楚，忖道：“不妙。”这些人驭马之术甚是高明，看来不是等闲之辈，不知父亲能不能应付过去。却听郑昭大声道：“几位大爷，我们是棣华堂刘家的，去东平城省亲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棣华堂是一个有名的药铺。共和国药铺不少，最大的有三家，号称“三堂”，其中雾云城回春堂最大，五羊城保和堂第二，东平城棣华堂第三。棣华堂东主姓刘，当初因为劳军有功，受到过表彰，先前郑昭昏迷不醒的时候，威海尘开的成药中便有棣华堂出品。

那几人中有个领头模样的道：“是棣华堂的？我们是卫戍铺的，你怕什么？”

郑昭抹了下额头，赔笑道：“我还以为是碰上剪径的了。我们舅老爷交代，路上不能出岔子，刚才几位大爷真把我这条老命都吓掉了。”

“老爷”“太太”这一类称呼，共和国早就已经废除了，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过去的称谓叫惯了，向来改不了口。现在郑昭打扮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车夫模样，这样说来反倒合情合理。那人看来也并不曾起疑，道：“哦，车里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家舅老爷的表妹跟表外甥。几位大爷，要不要查一下？”

那人点点头道：“好，你让他们开门。”

郑昭跳下车，嘴里絮絮叨叨地道：“表舅姑，这几位卫戍大爷要查问，麻烦

你们让他们看看。”说着便去拉车门。正在这时，那几人中有一个人的坐骑忽然发出一声嘶吼，在原地不住打转，马上骑手拼命拉着缰绳。这一下变故很是突然，与郑昭说话的那人也不由一愣，郑昭却猛地拉开车门，喝道：“杀了！”

郑司楚一直从车帘缝隙间看着外面。听得父亲与那人搭话，他也在打着主意。这几人到底想干什么？是例行检查吗？听得父亲忽然一声厉喝，车门已猛地打开了，他下意識地向车外一跃，飞身向那个靠得最近的扑去。

外面，有五个人。母亲自保有余，但让她出手不太现实，而父亲只怕根本对付不了一个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痛下杀手，杀一个是一个。虽然父亲说不要留情，只是他生性实在不愿妄杀无辜，当短剑眼看要刺入那人咽喉时，他的手不自觉地一软，已变剑为掌，一掌削向那人脖颈。那人骑在马上，而郑司楚是从车上扑下，两人高度相仿，车中突然扑出一个持剑之人，那人全然不备，被郑司楚一掌削中脖子，“砰”一声摔下马来。

若是常人，郑司楚这一掌足以让他立时昏倒。但这人的脖子却硬得出奇，人是摔下马来，却不曾昏倒，厉声道：“就是他们！动手！”

这不是寻常卫戍！郑司楚心中雪亮。这些人，一定是大统制直接派出来的好手。他懊恼不已，父亲明明让自己痛下杀手，可自己还是心软了一下，只怕反要害了自己一家性命。

此时他已落到地上，眼见那人中了自己一掌仍然不昏，立时抢上前，短剑再次刺去，这回再不留情了。但刚抢上一步，边上忽地人影一闪，有个人已飞身从马上一跃而下，挡住了他的去路，手上握着一柄尺许长的三尖叉。

三尖叉这种武器，军营中根本没人使用，卫戍中却有不少人爱用。因为这种武器可格可挡，是近身防守的利器，据说是刀剑的克星。郑司楚在军中时，虽然与人以刀剑相搏不止一次，但还从来没有与用三尖叉的人斗过。他连冲了两次，都被那人的三尖叉挡住了，但那个使三尖叉的只觉郑司楚短剑沉重，尽管三尖叉能克刀剑，但斗下去显然是克不住的，急叫道：“天同，快来帮忙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又有一人翻身下马。这五个人并不长于马上击刺之术，但步下拳脚刀剑之术极精。原本觉得这一趟差事只怕找不到，不怕斗不过，但见郑司楚出手如电，虽然只是一柄短剑，这用三尖叉的天相居然不是他对手，全都大吃一惊。先前被郑司楚一掌击落马下的那人名叫天府，已一个鱼跃翻身而起，喝道：

“七杀，你去捉车上的！天梁……”谁知他还没分派停当，边上忽地有一个人疾冲过来，连人带马猛地撞向天府，却是方才那带不住马的天梁。天府全无防备，而天梁冲得也极是凶猛，似乎根本不以为意，马将天府踏在蹄下，天梁自己也从马背上直直摔了下来。

这时那七杀见天同与天相两人缠住了郑司楚，自己正冲向车中，没想到同伴中的天梁居然突然向天府出手，不由呆了呆，喝道：“天梁，你疯了？”却听天府嘶声叫道：“是妖……”“术”字还不曾出口，天梁连人带马足有八九百斤的重量，全压在他心口，一口血涌上来，顿时气绝毙命。

妖术！

七杀心头不由一阵阴寒。他们先前曾听南斗天官说过，郑国务卿身怀妖术，能控制旁人心智，因此要格杀勿论，却不知到底怎么个控制法。看来，天梁正是被郑国务卿控制了心智，所以才向天府下手。他心头一阵茫然，脚下却丝毫不慢，快步向车边的郑昭冲去。

此时天同与天相两人已联手缠住了郑司楚。若是单打独斗，郑司楚还能占得上风，但这两人一联手，两柄三尖叉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罗网，郑司楚的短剑总是递不进去。他眼角仍然看着车边，见另一个人向大车冲去，心下登时一慌，这般一来，手中短剑已有破绽，天同天相两人得势不让人，齐齐逼上一步，“嚓”一声，天同手中的三尖叉从郑司楚臂弯扫过，险些将他的手臂废了。郑司楚心头更是惊慌，但实在脱身不得，只能勉力支持。

七杀脚下生风，已冲到郑昭身边。他们南斗六星直接隶属大统制麾下，平时监视的便是共和国高官显爵，何况大统制直接下令，见到郑国务卿格杀勿论，他自是毫无迟疑，手中短刀一挥而过。眼见这一刀便要将郑昭的头割下来，从车上忽然又伸出一支短剑，“当”一声，将七杀的短刀格开。

那是郑夫人。方才郑司楚出手太快，她的反应却没郑司楚那么快，回过神来时已见郑司楚与那几人交上了手。待七杀过来杀郑昭时，她出手正好挡开了七杀的短刀。只是这一刀虽然挡开，却觉手臂一阵酸痛，心知自己定不是此人对手，可是见郑司楚以一敌二，已是捉襟见肘，难以应付，生怕他分心，仍是一声不吭地勉力支撑。

郑夫人当初曾统领女兵，但共和国的女兵实是聊备一格，很少有实战的机

会，她的刀剑之术更是寻常。好在七杀见她突如其来，不知郑夫人到底有什么本领，一时间也不敢过于欺近。两人在车边刀剑相交，火星四溅，渐渐七杀占了上风，刀势密如电网，忽然间身形一闪，抢上一步，一脚踢在郑夫人膝上。郑夫人只觉得腿如折断一般疼痛，还要拼命坚持，七杀的刀又倏发倏收，在郑夫人臂上割出一道伤口，鲜血迸流，郑夫人短剑落地，却仍不肯退下，还挡在郑昭身前。

七杀见郑夫人一个女子居然也能挡得住自己这么多进攻招术，就算死在临头仍在护住丈夫，心中不免也生了敬佩之意。他心知郑司楚已难有回天之力，便高声道：“郑夫人，你还想撑到几时？”

郑司楚眼角瞟去，只见母亲的右臂鲜血淋漓。他心如刀绞，手下一慢，天同的三尖叉已循隙而入，一下戳中了他的手臂。虽然入肉不算深，但鲜血还是飞溅出来。郑夫人见他也受了伤，更是心乱如麻，嘶声道：“我随你们回去，你们放了他！”

七杀见郑夫人宁可自己丧命也要救儿子，心头不知怎么一来有些酸楚，心道：“我母亲若在，她会不会舍命救我？”他们南北两部影忍成员全都是孤儿，自幼都不知父母是什么。北斗主死，南斗主生，南部诸星的职责主要是监视大统制指定之人。在监视时见到那些人都有父母，看到母子之间尽享天伦之乐，他有时亦不免有感于心，但想到自己身为影忍之一，这念头也是一闪而过。如今亲眼看到郑夫人舍命救子，他就算再冷酷也心有所感。心虽一动，手下却不慢，已趁机砍向郑夫人脖颈，心道：“郑夫人，对不住了。”

郑夫人已无还手之力，脸一下变得煞白，但就在这时，七杀的刀像是砍在了一根隐形的柱子上，忽地不动了。郑夫人一怔，定睛看去，却见七杀一张脸涨得通红，手中短刀如有千钧之重，整个人像是被寒冰霎时冻住一般一动不动。她大为诧异，只道七杀要来戏弄自己，喝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我段氏门中，不会怕死！”

郑昭先前以摄心术控制住了天梁，只是天梁与他有数尺之遥，控制他极为困难。见夫人命在旦夕，他不顾一切，转而制住了七杀。七杀此时心神浮动，被郑昭乘虚而入，一下制住。他见夫人不知就里，还在说话，急道：“快……快杀了他！”

郑昭虽然有杀心术可杀人于无形，但无法控制多人，而且杀心术极费体力。



刚才用摄心术控制天梁，他已经差点要吐血，现在再控制住七杀，更觉心血涌动，似乎马上就要喷出咽喉。本来郑夫人一剑刺去，七杀再无还手之力，但她并不知道是郑昭控制了七杀，只道这七杀良心发现，手下留情，要她向七杀下手有点于心不忍，犹豫不决地要去拾取短剑。只是她腿上被踢，手臂中刀，一时间哪里拣得起来。

郑司楚虽然在勉强支撑，却仍在关注父母一方。本来见母亲遇险，他险些就要惊叫起来，却见对方突然停手，心中顿时一宽，喝道：“母亲，快杀了他！”只是天同天相两人都不是等闲之辈，哪里容得他分心，郑司楚刚叫出声，天同手中的三尖叉又一下扫过，“嚓”一声，正扫在郑司楚肩头。先前郑司楚臂上中了一下还只是皮肉小伤，这回却被扫出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鲜血立时将半边衣服都染得红了。郑司楚只觉一阵剧痛，心下一沉，忖道：“完了。”

那七杀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但即使七杀被母亲杀了，眼前这两人杀了自己后，父母仍然挡不住这两人。一时间他也不知哪里来的力量，忽然身子一旋，在地上扫起一片尘土，人趁势向后跃出了数尺，直冲向七杀。

先杀了此人，再与母亲合力与这两人周旋，方有生机。这是郑司楚打的主意。此时七杀只觉身体仿佛被无形的绳索紧紧缚住，根本动弹不得，眼见郑司楚冲过来，眼里露出惊恐。

郑司楚的短剑堪堪刺中七杀，边上忽然有一道黑影掠过，一下搭在了郑司楚肩头。这是郑司楚被天同三尖叉扫中的伤口处，他只觉一阵钻心的疼痛，短剑立时脱手，惨叫一声，人已屈膝跪倒。而这一瞬间，七杀只觉身上那种无形的绳索一下松开了，他大叫一声，人一跃而起，向后连着翻了三四跟斗，跳了出去，叫道：“天梁！”

出手制住郑司楚的，正是天梁。天梁先前受郑昭摄心术所制，毫无自主之力，踩死了天府后，自己亦摔倒在地。但郑昭转而控制住了七杀，他便悠悠醒转。虽然神智已复，但身体仍如泥塑木雕般动弹不得。他知道自己定是中了郑昭的妖术，可是该如何破解这妖术却毫无头绪。躺在地上时，突然觉得手指有些疼痛，却是先前天府被踩倒后掉落的腰刀正被他压在身下，刀尖正戳在他指上。这种细微的疼痛让他的手慢慢恢复知觉，眼见七杀也和自己一样中了妖术，他心急如焚，等看到郑司楚要冲过来杀了七杀，情急之下，一手奋力向那腰刀撞去。